

漢書

漢書門類			
九	三	五	七
一	七	〇	七
三	二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三
五	七
四	三
架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57
冊數	3 (2)
函號	299 17



正蒙序說



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朱子曰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
 朱子曰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

淺草文庫

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
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
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
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
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太和爲道體却
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處
正蒙說道體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
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太輪迴蓋其思慮考索所
致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
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

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
說得有理曰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道是
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
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
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

門人蘇昞序

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
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
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
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耳於是輒就其編

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

十七篇

...

...

...

...

...

...

...

...

...

標題

正蒙 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宋朱文公晦菴先生註

浙水後學

費余懷鶴陰輯編

李毓麟繡書叅訂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皆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咸之性

太和即陰陽冲和之所者則謂之道中涵浮沉之理

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顯升降出入動靜舉止相感之性此言是生細縕密

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也幾微易簡莫至小其究極也廣大堅固以其流行者

言起知也猶主於始物易而難者為乾乎效也法謂

言起知也猶主於始物易而難者為乾乎效也法謂

正蒙

一

散殊而可象為氣

清通而不可象為神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至靜無感性之淵源

化之詳密於下從乎簡者為坤乎此以其生散為殊

而易見者於陽而為物者皆謂之為氣即所謂清明在

通達無而不可見象神妙不測便是道為神即所

行不如野馬天地間氣絪縕有充塞無間不足謂之太和

語天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周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苟不知此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不過虛其智不足

稱也已○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

莊子喻氣之浮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野馬出

升降往來不息太虛無形指道言氣之本體理之所主其聚其散變

化之客形爾性則太虛至靜無感性之淵源至靜無

惟盡性者一之

本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

形惟盡性者踐人形之一之內不失所守外不離於正

非二矣○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

作兩段聖人不如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也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

也火百塗然其為之生理也順而不妄氣為春則生

氣為秋則收斂氣之為物散入無形者一虛靈適得吾

本體聚則為物有象順適不失吾道常春必行春

何嘗太虛不能無氣行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

少變太虛不能無氣行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

者循環以出以入由虛生而為物是皆不得已而然

自物散而為虛亦非有心如是

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

太虛不能無氣

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聖人盡道其間

兼體而不累者
存神其至矣

正蒙

二

也衆人蠢然而然則唯聖人獨盡道其間心本虛靜物來能接事至

能應及其過也終也湛然寂然所兼體天地聚散之機

謂定之以仁義而主靜也故能兼體道動靜之機

而終不係累於物者存其神妙不測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釋往而不返入於虛空狗生執有者老物而不化局於一物

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吾之體散然其所以疑結是體者之

氣固自在於太虛也體者已疑之氣氣知死之不亡

者不凝之體均是物也但有聚散之異

者是能合有無隱顯可與言性矣性即太虛之道不

謂吾死猶有精靈不亡吾得太虛之理初為吾所得者今還

則氣復歸於太虛是太虛之理初為吾所得者今還

在太虛固不為吾體之散而遂滅也

有無隱顯神化
性命通一無二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幾之隱顯微著神妙用化成變

性人物所得命天地所賦人通一無二本原隱顯者

道之健順之理化者道之妙性顧聚散出入聚出形散

命者道之微一而無二者所以則知神無方易無深於

之不形能推本所從來若是則體不可窮測而深於

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名氣有限之體用

懸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

一之常無而無極有而太極太極又本若謂萬象為

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萬象形自為形

太虛性自為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此如陷於浮

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物皆歸於無性亦寂滅

矣豈通一無二有無混

正蒙

三

一之此道之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之寂然為
 道哉性不知本天道之感而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
 地於一大乃見其各滯明有不極盡窮理則誣世界乾
 坤為幻化幽明道之不能舉其至要遂躐等而妄意行
 然而不悟之太虛太易陰陽之範圍天地之通乎晝夜
 幽明人三極大中之矩以為聖人窮理遂使儒佛老
 鬼之道莊混然一途凡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恍惚惚其
 物之境如夢如幻非無是有則又定以天下之物皆有生於無
 為窮高極微之論其原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
 其蔽於諛而陷於淫矣

三極大中之矩

此虛實動靜之機

氣块然太虛氣之升降四方飛揚所以生未嘗止息
 易所謂綢繆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
 天道一虛一實一動一靜之機一陰一陽一剛一柔之
 始浮而上者陽氣之清降而下者陰氣之濁其感遇
 聚散感遇於為雪霜則其聚也感為風雨則其散也
 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之無非上天因氣
 示教也○朱子曰块然太虛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
 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
 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
 人以理示
 氣聚則離明也目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

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客猶有也有之方者自外來也
 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則不久故之聖人仰以觀乎天
 俯以察乎地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寓
 乎氣之中理乎地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寓
 尚可以有無盡之哉且盈天地之間者皆法之象
 而已其文章理之密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而顯
 也有以知幽之因於此方其不形而隱也有以知明之
 故亦以萌乎其間豈有無斷絕之可比擬哉或問
 或作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目光說
 可得而見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可得而見不聚則不
 已在此不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
 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已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氣之聚猶冰之凝
氣之散猶冰之釋

聖人語性與天
道之極盡於參
伍之神

知太虛即氣之充則以無之視太虛無故聖人語性與
 天道之極致盡於參伍之神推八卦相盪每相變易
 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參者三
 伍者五數之也皆探著求卦之事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
 則形○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乎
 ○問太虛之說本是謂說無極却是說得無了朱子
 日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
 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
 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
 外無神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
 亦有神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
 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
 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

清極則神

風行而聲聞具達

了對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不窮所以為神故氣

聚而少有間則散風行而聲聞具達

人則四方清之驗與不行而至豈通之極與

風動豈非清之意特舉風一端以為清通之證

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為然學者當自擴充之

由太虛看上有天之名極是也

由氣化有道之名看上有道之名

一陽之合虛與氣看上有性之名

道是也看有心之名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

由太虛有天之名
由氣化有道之名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

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

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離却氣化說雖離氣化

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

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

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的聰明視聽作為運

用皆是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

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

子說心者性之邪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

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性之名是虛底物

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無迹以

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

聖者至誠得天
之謂
神者太虛妙應
之目

鬼神者二氣屈伸往之良能也聖者至誠無息如天
疆得天之道謂也神者無形太虛之妙於應物之名
乃得天地之間山川草木法象皆神化遺中之糟粕爾
目凡天地之間山川草木法象皆神化遺中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此橫渠所
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

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

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爾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噓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

○此以上蔡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之所不窮寒暑遷已衆動之所不窮屈伸相已

鬼神之所以為之實為幽為明為不越此寒暑二端而已矣

人衆動者物之蠢動皆為是也

兩陰不立則一體不可得見

一指一不可見於太極隱則兩之用止息矣

兩體者虛故虛實也動故動靜陰吸也聚陰性散陽性也清陽氣濁陰氣也其究

聖人以剛柔立本

立天地之大義

其極二氣之運只一氣之往一而已

來氣長則為陽氣消則為陰

感兩相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

一即通而故聖人以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所以立本

以作易然後變通以隨時

若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又豈變化而行哉

○此皆明游氣

猶上意所謂升降

紛擾不齊

合陰陽而成質者

各正性命

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晝夜循環不已者

乾道立天地之大義

天地大經所以立也

○朱子曰變化

立天地之大義

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

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麤濁者去生人物蓋氣

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

上章言塊然太虛一段

亦是發明此意

○陰陽之氣

豈陰陽之外復有游

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之一物各得一段

循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

○陰陽相摩八

卦相盪鼓之雷震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萬殊如麪磨相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萬殊如麪磨相似其四邊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一箇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此如一箇水車一上兩邊只滾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下兩邊只滾轉滾轉中間帶得木灌溉得所在便生人萬物之不一天地之間二氣一箇物轉不知不覺又生一箇物轉便是一箇人萬物之節○游氣是氣之發散物他這箇幹轉便是生游者參錯不齊既損也○此固是二物但渠所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二物但渠所行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開底說蓋陰陽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恰是混今其無窮兮○游氣是裏而底譬如一箇扇便是生人物底之義而大義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面

神易無方體

天道春秋分而氣易

日月相推盪而明生焉寒暑相推遷而歲功成焉神妙之變無有方所無體一陰又一陽陰陽不可測皆所謂兼通乎幽明生晝夜之道也○此張子歷引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陽易陰猶春分猶魂交魂而為寐也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之本體之太虛則湛然純本無形感動而生物則太虛之理以聚而有象由感而後有此象也非有象始主氣以聚而有象其本體元有此象也

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

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

正蒙

斯有對如日月男對必反其為如書日夜月男有反
 斯有仇如女之類對必和而解如女內皆相反故愛
 生惡如殺之情初同出於太虛無不善也而卒感歸
 於物歸而化遂欲謂初稟太虛之理即有是物欲也性
 本善氣質有不善之說肇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
 於此矣然太虛之生物其神矣夫
 髮之間息無為而無所不為
 造化所成馬牛自為馬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
 多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得天地中變
 化陰陽只是二端已
 萬物之形與色過不神道之糟粕耳至性與天道之云

者惟在陰易而已矣其所以變化即心所以萬殊者
 心未嘗感於外物為不一也正猶萬物自形自色則
 不一因感於外物為不一也感於天而吾事之萬殊
 則感於心各有分若天之包其所無外然其為感
 異大小內外之分若天之包其所無外然其為感
 者不過陰陽之紛擾也而感之易則人心至小而所
 而所感之小此其德之易而感之易則人心至小而所
 簡而過於人之紛擾也易而感之易則人心至小而所
 物之所以相感而動者或動於彼即應於此或利于用
 或出或入往來無礙無形於彼即觸於此所謂神之格
 來遊衍無所不通貫而一萬物之妙者與物雖多皆一理貫
 在而不可測者一萬物之妙者與物雖多皆一理貫
 之而已言其統貫乎一萬物之妙者與物雖多皆一理貫
 萬物而妙於萬物也一萬物之妙者與物雖多皆一理貫
 氣與志天與人天氣一則能動志志一亦能動氣有交

正蒙

天與人有交勝之理

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堯舜在位而下
民猶有洪水之咨嗟此天之勝人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鳳凰來儀
人之勝天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分剛柔男女之氣

地所以兩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分剛柔男女之氣

而神而效之法也剛柔男女所以為兩天所以參圓

一奇者徑一而圍三三各一太極之神兩儀之氣而象

之性也太極陰陽所以為參效也此參天兩地之說

此故聖人兼三才而兩之義也○參天兩地之說

一物本一物而有兩體陰陽之氣也一故神兩在故

一物兩體

氣也一故神兩故化

不測○神者理之妙者也貫動靜而無不在超形氣
而不可知其陰陽也全體在陰非靜之故化一○化者推氣
所不能拘所謂合也一不測也難留其此天之所以參
應也○朱子曰此語極精一事之中無非陰陽屈伸往來
也○只是這一行物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陰陽屈伸往來

以上謂兩在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陰陽屈伸往來
以謂兩在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陰陽屈伸往來

化生萬物雖是兩端用之亦推乎此一陰一陽始能
箇道理却極生陰用極陽化無窮○一陽一陰始能

消長則一長一短非一陰一陽消長無自而見
一物感觸之不可得而見○陰消長無自而見

所謂感觸之不可得而見○陰消長無自而見
所謂感觸之不可得而見○陰消長無自而見

王蒙

九

天地之常體也

所感應

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以天恒星二十宿不動純繫乎天則與氣浮陽者運
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之常動逆天而行并包乎
地者也地亦在氣之中月五星雖順天左旋其所
繫二十辰之象亦隨之而行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爾
非實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日月之情性殊也然
旋也其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日月之情性殊也然
月為陰精陽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
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不與天
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而行前或後或進或退而行

者由乎物之所感或為三方金火土木之其理之精
相克制或為太陽君主之不敢前此
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乃地之類然根本五行為
行根雖其行最緩一十年而亦不純繫乎地故不與也
本者雖其行最緩一十年而亦不純繫乎地故不與也
火者太陽之精亦陰之質故內暗為陽萃焉性熾而光顯
然其氣比日而少微於日故其行遲倍於日焉惟木乃
歲一盛衰歲必遲故歲歷一辰辰如子為玄辰者日
月一交會之次舍有一歲復會之象也遲而月本陰
日本陽剛而行甚速張子則未及乎此耳金為行甚緩
啟明水為初氣其氣性亦剛故常附日而行速
凡天圜轉之物動必有機巧之既謂之機是機在身則
動非自外者也如弩之牙在車而動古今謂天左旋

王蒙

二

太虛無體

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之出沒恒星昏曉之變
化之有愚謂在天而運動者惟五星七曜而已恒星
機也所以為晝為夜者如仲春日中星鳥仲秋宵中
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及河漢因一作北為
南如參畢為天河之尾斗牛為天日月因天隱見日
二十八宿河漢皆乘太虛之本天無體也日月星辰
此氣機而旋者也然太虛本天無體也日月星辰
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旋日月皆左旋說得
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左旋說得
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健於天端終日進無贏縮正
之六十五度過一度日行速健於天端終日進無贏縮正
百六十五度過一度日行速健於天端終日進無贏縮正
恰好彼天進一度則可為起一度終日進無贏縮正
日為退二度趕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度進無贏縮正

石

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方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
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
了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又九分五厘四毫七絲二忽
天與初纏合又行二度之奇為二十七半強而一周
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
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曆取
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
曆家若順算則算着那相去處數多今以其相近
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
無體二宿便急是各不同隨天而定月與五星則
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隨天而定月與五星則
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左外也橫載日
月在內大輪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左外也橫載日
慢便覺日月似有轉小輪慢雖令疏云二轉只有急有
諸星皆循天左行○此禮記一月周天二轉只有急有
行一度其說可證也○此禮記一月周天二轉只有急有
示太虛所動之機也○此禮記一月周天二轉只有急有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即上隨之

王蒙

三

物無踰神之理

徙而右之意

地亦太虛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以地本不可顧

有地斯有天則無一若其配然爾地天之氣又行乎

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之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陽二

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自子月陽氣日升地氣

日降而下者則為春為夏陽虛也自午月陽氣日降

地氣日進而上者則為秋為冬陰盈也此一歲寒暑

之候有在於地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

水潮汐驗之為信自子時以後陽升陰降則旦而潮

一歲寒暑之候

汐至此一晝夜之盈虛升然間有小大之差者蓋水

降以潮則日月相會則繫日月朔望其陰陽精相感此

屬朔則日月相對則繫日月朔望其陰陽精相感此

望則日月相對則繫日月朔望其陰陽精相感此

汐之應月者從其數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

以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此章張子之意專以二氣升

降言之

日質本陰虛也中月質本陽滿也故於朔望之際精魄

反交以日之精陰也月之魄陽也日以光對月之魄則

遇陽為則日月掩日為日蝕光為之食矣朱子曰曆

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匣相赤道是

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

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度却是將

正蒙

三

此虧盈之驗也

路頭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是日與月正相向如一箇
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下面遮了日故日常在下日食
上既相冒被日月在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却當着其
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却當着其
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所射故食
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闇虛所射故食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外人視其終以前初以後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
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朱子曰曆家舊說月縮則
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
而未望之前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
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
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逝日以為明乎故惟近世
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一側而所見纔
如鈞日漸遠則斜照而生日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

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鈞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
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鈞至日月相
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
旁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晦之時亦復見其全
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晦之時亦復見其全
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自人
晦日則與日相離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
至初三方漸離了或在上面側看則其光關
至望日則月與日正對人在中間正看則其光關
乃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
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日月
微黑○問處乃鏡中天地之色畧有形似而非真有
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真物
下弦是虧了一半如弓之取半問是四分取半否
曰二分二虧了一半如弓之取半問是四分取半否
遠三分天之圍言此承上文言月虧盈之理看
皆四分天之圍言此承上文言月虧盈之理看
月所位者陽而氣本陰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全故

正蒙

古

正蒙

三

其光至相望月中弦之際則有光為之食者有以受日於月盈相望是也精之不可以二故也時與月相對月為闔虛所射

日月雖以形相推而物考其道則有陽施陰受陽健陰順之差焉故星月借日光金水為日附受光於火日亦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陰陽之精陽則失其所依如是則散而不成物矣故必陰陽互藏其宅洩陰有主而不散則各得其所安故日之體本陰陰之月之體本陽陽之精之形萬古不變相資以成相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或聚或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

散交相摩盪或升或降交相感求綱緼而交密相揉雜蓋獨陽不生相兼資相制克欲一升之而不降欲之而皆不能也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然不曰性命之理之妙謂之何哉此正所謂不有者至精也日月得天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日往得自然之理而能也言理氣不非蒼蒼之形也若蒼蒼者天之得者也此與易恒卦象辭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非也蓋有不知理而妄作者爾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

王蒙

朱子

月有大至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
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
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十分日之九
分度也月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十分
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
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日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
三百四十八是日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十分日之九
之三三十四是日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十分日之九
有九百四十八日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十分日之九
日盈五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二日九百四
氣盈五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二日九百四
日之八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二日九百四
分日之六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二日九百四
分日之六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二日九百四
為一日之六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二日九百四
日故云九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四十分

陽之德主於遂

陽之德主於遂直遂陰之德主於成閉藏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然陰凝聚之極陽氣必有以散

之其勢均歸於散陽方發為陰凝合累之則氣相持為雨

而降陰方凝為陽得以鼓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

班布太虛者雨雲皆陰之陰氣為風所驅逐斂聚而

未散此如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

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

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

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霾陰氣常弛散而緩

受交合於陽氣則風雨調寒暑正○朱子曰此二段

正蒙
六

天象者陽中之陰

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隆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以電水穢濁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或青黑色

天象者辰日月星陽中之陰

風交於物起於地本陰之類也然

實有聲而無形有氣而無質故為陰

雷霆感陰氣圍動擊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始起

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凡擊物之先亦緩緩也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物作甲拆之品若有神以主之故曰帝出乎震此

受者隨才各得

神化所從來之一端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才

施者所應無窮

各得妍媸美惡施者所應無窮隨在光神與形天與

地之道與金水必由所感不能自施形與地之道也

非即以火日為神與天地相合故以之配說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也變易一從

變革而不能自反初也水火氣也故火炎上水潤下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

與陰陽氣之升降於天地之間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

土之華實也動不已者水之華土之濡即水之精

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

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

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土字之濡金得水火之中而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動之物故鑠之乃反成質成質如木火然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土之疎墳者流性固不相害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華也其堅實也者精於水火之際也雜在土中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五行之生惟土最者變化而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言水火而不遺成質也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者也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其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火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此解洪範

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水生於天一其體質本陽至於地六陰之凝聚而火者陽麗而陰有未盡之根也於之陽微不勝陰也火者陽麗而陰有未盡之根也之炎熱人觸之薰蒸者有影已無有形也能散已而不能受也光芒者其氣陽也陽陷於陰為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在內者微而無空洞附於陰為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陰居內者無光陽揚其氣也而烈焰有光坎離二卦也天道篇第三此篇論天道天道四時行百物生天所以示乎人無非至教天理發見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妙道精義亦天而已

天體物不遺
猶仁體事無不
在

夫何待言而後哉○合禮記論語之意而言猶仁體事無不在

天體物之體不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愛敬懇惻

也○事事皆本於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愛敬懇惻

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愛敬懇惻

天曰旦及爾游衍○往來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體物猶言

為物之體也蓋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

出便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為體事○

體緣是着他那骨子本是一語物以天為體事○

幹事為事之從上說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

上天之載○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星辰有感必通

容天無所○聖人之為虛假勉强無得為而為之

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

而為之○

不強也○備其自然之常理聖人亦無所

為也○容其自然也然則天人其一道爾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自動於彼○天與聖人無所容心也是之謂無為而神

聖人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

天不言而信

無私故威
天不測謂神
神而有常謂天

無妄無私故威○天道造化錫禍福者之謂神

天之無聲無不測謂之神○神而

信之神不怒而人威○誠故信

天不言而人信○神不怒而人威誠故信

運於無形之謂道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神一物而兩名
非二也皆理也
運行於本者無形
是體之謂道形而下者
未免麗於形
耳不足以道言之
有理由無形而別
有無形非外形而別
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此天道之自也
聖人循

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此天道之自也
聖人循
欲萬物同之所以有聖人鼓萬物不可知也
其薄萬
憂天地則無憂也然聖人之神妙亦不可知也
物而
無心之妙非有心者計較所可得及也
○易曰顯諸
而不與聖人同憂
盛德大業至矣哉
不見而章
是也聖人則其已誠而明者著也
已言不動
而變地之飛潛動植是也
神道設而自化也
物言無

誠極其也

為而成
以悠久無疆而言誠一不貳是也
聖為物不
貳誠極其也
解總成已成物而推言其本
○此是誠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誠則
不實自然成已成物一以貫之而無
遺何為之有
○此申明上章之意
人言
富有即廣大不可禦當之盛與日新
即悠久無疆之
道與而已矣
○本易大傳之意而言
天之神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者顯威者畏以民故詩書所謂帝
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視聽明威出書臯陶謨
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
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王

朱

推而行之存乎

化而裁之陰陽兩儀若不截斷存乎變存存字以心
四時之變於則周歲之化吾可得裁之也周歲之化
日四分日之一二四氣行其間而月與日之數
能及也必以四時之變陰陽老少之流行與易者存
而推之置閏參合然後其化可以裁成而不亂使不
存四時之變而獨以日月行會之數據而定歲則必
冬春反易子丑易位存書夜之變於則百刻之化吾
其何以裁周歲之化存書夜之變於則百刻之化吾
可得裁之也一曰亥之百刻必化有子丑寅卯辰巳午
行度所以出寅戌亥卯酉辰申酉辰存而推之
之然後其化之流行者或長或短或晝夜相半可以
裁成而不亂使之存書夜之變則其子午卯酉之迹
皆無以考矣其何以裁百刻之化乎故曰化而裁之
變乎推而行之是將已裁定之化乎通當潛而潛當見
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周歲之通所以反

正蒙

三

學者常存德性

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復流行而不窮者推四時之變而行之以之布算積
分均時定歲則歲功不差故曰能存周歲之通即
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於心百刻之通所以反
復流行而巳推晝夜之變而行之以之化分刻數定
長短則日度不忒故曰能存百刻之通此引易示
人之事無而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人于天道而有
神明當存文王之心以求知之蓋文王即能達天道而
也神明當存文王之
神明之矣然所存文王
不過德性而已矣又言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
常存德性即釋易而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
而神明矣此存乎德而行意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
天道也即存衆人
物性也即存衆人
性之神

正蒙

三

聖人之神惟天

無聲而能生萬物能應萬事故曰神此又申正不知
 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之意○此引易示人以窮神之
 事
 谷之神也有限不谷雖若神所聲咫尺聖人之神惟天
 至虛至靈故能周萬物之知此聖人之神猶天道萬
 隨感而已朱子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
 功也○自然也天之神能妙萬化無所不生聖人之神即
 之也故能周知其人亦味上天之輝人千天而百
 萬物無所不達
 聖人有感化無有隱閉而不能動人者如遇父子之
 正猶天道之神春感而物生秋感而物成皆隨感
 形而上者性命道德之微必先得其意然後能言
 切之親斯得其所名言得其所名其理之象也斯得象矣
 使

有道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得意不得其名也○其於道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而
 至於不能象則雖有名言如亡有矣以人其可不窮理
 得象哉象言情狀性之也
 世人皆知道之自然未識自然之為體雜於物而不
 主其氣而運行之者離氣而言非也
 有道德無息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故能與天合
 而盡其道此本
 中庸之意而言
 正明包羅萬物無不為日月所眩明之正觀則神道
 而彌章雖天地變不為天地所遷觀之至也○本
 異亦不能遷故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而不可測之妙

一於氣而已
大且一而已

神妙不天之德變化不窮天之道神所以主張萬化
德其體也升降變化如日而寒暑之往來草木之榮枯
體即寓於用之中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草木之榮枯
即此是神也神一於氣而已言神寓於氣非
豈外於氣者
神即天德無方易即天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易者
理之發非二物理也氣之主理以主氣氣以載理合而
一體實非二物故曰大且一而已爾一即上一於氣
之
虛明一作照鑒是神之明也蓋理之體段也至遠近
幽深理無不利用出入焉此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以鼓之也辭不鼓舞提撕警覺則不足

得辭斯得象

以鼓之舞盡神也凡天下之動為皆易道神妙之鼓
專論神化故言及此非為易而言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
為義故視字從示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
顯然示人故曰示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
息也人鬼對言以見神化不息之道也
形而上者神化也得其辭斯得象矣太虛乃氣之體
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陰陽氣之用化為難
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朱子曰神是急的物事緩
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如陰陽不測
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山文神論

天之神也

三

三

知義用利則神
化之事備矣

天之化也運諸
氣人之化也順夫
時

正蒙

三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能窮神則知之
者不足道能知化則義者不足云天之化也而從春
而秋運諸氣人之化也而自生而幼順夫時也然氣必
得象而寓象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
必得時而行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此德盛而皆
以其德合陰陽而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不通而此德盛
實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始之凝聚氣之成氣
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陰陽寓乎動止二氣著於
浩然極其湛然精者凡擬之可得而言皆可名之

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
人與聖人本無不同而有知世人取釋氏以寂銷其
義用利知化窮神之異也
障之礙入於空無之境尚何名象學者雖舍惡以趨
善不以為小化此直庶可以為始學者遣去其累
者而已未有薄乎釋云爾豈天道聖人神化之廣大所
同日語哉○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
合一不測為神又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
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
是陽化是逐一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
為象時若非象便成一年底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
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
別其為冬夏

正蒙

三

變則化中庸所謂賢人致曲之由粗入精也化而裁
 之謂之變繫辭所謂易之卦爻也十開一闔以成卦
 功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是曰玄牝出老子谷養也
 是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
 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老子之道如
 此故雖能微其顯道而自不能揜此合中庸大傳
 老子之意而言
 鬼神常不死無物不在萬古如故誠不可揜惟誠有
 有是理有不人誠有是善惡心則雖欲消沮閉藏揜
 可掩蔽者焉必乘間隙而見矣故君子雖處幽獨之地
 在隱微之際必乘間隙而見矣故君子雖處幽獨之地
 省察防人欲於亦不可少懈庸慎獨之功也
 防亦不懈

君子雖處幽獨
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
能

位天德然後能
窮神知化

德盛仁熟之致

神化窮神者自然而不可測自然而能天之良能非
 人之能已豈廣大無方者之可擬哉故人之大而
 居至位陰陽合德上天德者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猶顏子具聖人之大而至於化則造於不可
 於聖不可為也在工夫熟而已容則自能從易謂窮
 神知化是窮理盡性乃聖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所
 能勉強得也
 大而化之而能不勉而大也化不已而乎純天道之則
 不河測而至於神位矣而
 先後天而不違此乾之辭也天者道而已矣聖順至

理以推行而一天道無不合也雖然盡得聖人之所
任者也正所謂大皆可勉而至雖然勉力而已猶不害於
其為也未化爾故大則幾於聖矣未化而猶化則所以然位
乎天德自然之地與天矣

大則無不不驕化則無不不吝此明孟子大化之

無我私意而後大大成性德盛仁熟而後聖聖位天

德與天不可致知聖而不可測謂神位神就聖人之身指其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

利
屈伸順利則身
安而德滋

德滋此言進德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

哉乃德盛而自致爾此言成德

精義入神研精義理妙以入事理豫定吾內則施於

不順求利吾外也順利於用以安其身行之功素順

利吾外則養於內者致養吾內也至窮神知化則乃

力於精義以崇其德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

有所不能致其力者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朱子

乎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

致妙處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人神是於心則脩其

素利吾外致養
吾內也
窮神知化乃養
盛自致
崇德而外君子
未或致知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

順變化達時中

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

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入於至盛也皆易釋咸九四之辭易本義也

神乃聖人自不可致思當存其神而致焉可也化不助長皆非自然之道順其變通之日焉可也

明而無久體至德而有順其變化無事所達乎時中以合乎權宜則仁之至義之盡也

養之知其彰欲淨盡天理流行又不舍德之明而能益深

繼其至善道然後可以成人性矣○存虛明久而神仁之至也仁至則體妙與神為一矣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義之盡也義盡則用時與化為一矣微謂神之妙彰謂化之著

唯神為能變化

見易則神其幾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之自然良能若立心求之熟勉強而希則不可得而知之至於精義入神然後可達於窮神知化之地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孟子所言之聖莊生所言而變時節與神對也

唯神為能變化而化之於以其一貫天下之動也天下有萬殊聖人之靜能一其動由其全備一闔一闢之道極其神妙之功能變化惡淨盡德日新天下之廣無不變化焉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即化也易之變則神其幾矣卦爻天道皆變化不測者神化合一故見易則神其近此即上節之意

正蒙

卷三

知幾其神由經
正以貫之

知幾其神孔子釋豫之由經道常之正其以貫之介如

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若是以其見動之微幾者象

將見尚隱而未形著也形則涉乎明顯而不待神而後

知也吉之先見云者既順性命則經必正不所先皆

吉也君子固貴乎順性命則侯甫之吉

知神而後能響帝響親享帝享親不過仁孝誠敬見

易而後能知神易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尊卑動靜是即陰陽屈伸之義豈不能知神乎知是

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不過制度未矣

何以能用之郊廟而享帝享親也哉唯

聖人為能用之郊廟而享帝享親也哉唯

精義入神豫之
至也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其事未至而先知

狗物喪心即書玩人化物人心為物而滅其天理者

乎心之存純乎天理而神則應用過能化而不留如

其忘物累不為物而順性命者乎性命即

敦厚而不化本未弘大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

狗乎物而不以喪已也故大德者必敦其化然後仁知

合一存神而聖人之事備至性其性為能存神則極

而敦不過化其物為能過化則極其知而化不

足言矣物然後得脩正已之道盡所存者神然後妙

無我已道盡然後得身脩正已之道盡所存者神然後妙

存神然後妙應於應物之感故又範圍天地之化而不使過於中

存神然後妙應
物之感

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過道於中則溺於空虛淪於寂靜入佛既不能窮理
 存夫神也神理又不能盡性命知夫化也化氣矣
 旁行猶言曲盡言於天下之道無不流其於欲是圓動
 神妙故所行不偏倚也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溺於
 流倚於一也此釋易大
 義以事反復經道之為本經正則儀精不復常道非
 仁以敦化為深謂仁愛物而已以敦教厚其化為深不能化人仁猶化
 化行則仁顯義入神動一靜也
 仁敦化則無體仁敦化靜一動也
 仁敦化則無體仁敦化則無體

義入神則無方

物之理吾皆能合其無方所也此言人全
 精粗隱顯而一之是無方體大用之妙也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

動物類鳥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無呼吸則生植

物類木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無陰陽升降則

死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

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朱子

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
 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止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
 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
 亦有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
 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
 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陰冰之才陽漚之性忽浮其存其亡與漚者冰之才陽漚之性忽釋漚與漚有存亡而海水之本體無存亡推是足以究死猶氣有聚散而太虛之氣體無聚散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彼佛老者乃謂有神人焉以主之而使之有息者止動而有根於天動物自首上故根不息者動而常根於地植物自根於地故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息者根於地頭向下也根於天者不滯於用其飛舉根於地者滯於方拘滯此動植之分也不滯生有先後為幼此所得於天者所以為天之倫序小大

天之生物也有
序物之既形也有
秩知序然後經正
知秩然後禮行

高下相與並立而其等相形焉此其秩然不是謂天皆殺自相形焉品秩天之生物也皆不可易之序物之而既形也自有不可秩知幼之序然後大經以正知有此秩然後禮行天序天秩出書臯陶謨序書作叙父子君臣分先後焉吉凶軍嘉賓分小大焉凡物能相感者如草木及器之類鬼神亦體之而化矣如草木實能感者如屋室之類鬼神亦體之而化矣如草木實能感者如屋室之類物無孤立之理非有同有異有屈有伸而終之始之以發見明揚之愚特塊然不能應物即是已謂之物可乎則雖物非物也是物亦以兩而致用故事必有始卒

乃成非同異夫婦有無伸即屈相感則有同無異有始

不見其成矣此物無故一屈伸相感而相濟則物之成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深求雖小異而終怪誕也出於氣疾與非

正妄也所衆之共見所衆之共聞雖有大異於我而實

誠也乃出陰陽坤乾之正氣也

賢才出國將昌書曰推賢讓能邦乃其昌子孫才族將大穆日穆

人之有息陰陽呼蓋剛柔相摩呼乃剛摩柔吸乃柔摩剛乾坤闔闢

之象也乾闔為呼坤闔為吸剛柔相摩闔

寤形開於魂交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於魂交而氣專乎

內也寤陰在內所以知新於耳目知之分明如火

夢則寐而陰在內所以緣舊於習心知之疑似如水醫

所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神遇為夢專語氣

於五藏之變如腎虛則夢揚實則容有取焉爾此亦

相感之一端也

聲者形氣相軋擊摩而成兩氣者以氣谷響雷聲之類

兩形者以形桴鼓扣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叩

也敲矢猶言射箭扇動之類氣軋形人聲如歌詩笙

則有風矢去則有聲

則有風矢去則有聲

則有風矢去則有聲

則有風矢去則有聲

則有風矢去則有聲

則有風矢去則有聲

則有風矢去則有聲

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

簧吹之之類是皆自然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
察者爾

形也見於目聲也聞於耳臭也應於鼻味也見於口

溫涼之於土動靜之於水六者莫不有五行之

別同吉異者凶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五行同異氣

寓也太極無不察故極無不全帝即太極也察昭著也

誠明篇第六此篇論性有乃天德自然良知

誠明所知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乃天德自然良知

非聞見小知而已自聖人言之曰天德天道無窮聞

限見有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道至誠無妄非異用也天人異

知不足以盡明知非有異知也所謂誠明者誠則

則性在於與天道在天分雖有太極也不見乎天人

小謂大謂之別也故必吾性合天所知所用不見乎天人

義命在天為命在人為義事合於宜者精合一而存

乎理矣仁無不知則體用合一而存乎聖之道動括

而無靜有常而能內外合一而存乎神之化陰以翕

陽以施化合一而存乎道矣性無虛與天道真一純

亦不已則合一而存乎誠矣居之也而存乎誠是誠在

天所以長久而不巳之道乃所謂誠於不巳

義命合一存乎
理知合一存乎
聖仁知合一存乎
動靜內外合一
存乎神
陰陽合一存乎
道性與天道合一
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而
不巳之道乃所

正蒙

三

謂誠
仁人孝子所以
事天誠身不過
不已於仁孝

性者萬物之一
源

也夫人得是道以生而不能誠
仁人孝子之所以事
天而誠身者不過不已於仁孝
而已夫推事
在於不己故君子誠之於仁為貴
仁人孝子誠身不已於
誠之為貴也○釋中庸之意所以
誠方有是物則有終有始○亦釋中
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亦釋中
自明以至於誠是由窮究事理而
全盡吾性之實也自
誠而及明是由全盡吾性之理而
窮其於事而窮其理而
不也○上窮方究是理下窮已
照也誠是理亦釋中庸之意
性者得於天為萬物之一源故非
有我之得私也惟

天能為性

大人為能盡其性之道而不一
是故立必與萬俱立者
禮也知必周而萬物知之者智
愛必兼而萬物愛之者仁
幹也必與萬物不獨成之遂也
彼自蔽塞與立則不足
成與而不知所以順吾理者則
大亦末如之何矣然其
欲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
學明明德於天下
中庸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朱子曰所謂性
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
人亦有是人是人
天能為性天德故曰天能於人
謀為能有性雖皆善而稟
之謀為思之勤而求大人窮理
盡其性之當然德之
不恃以天能為能而惟以勤人
謀力為能故傳曰天
地設位之天與人聖人相致
道立教裁成輔成之天地能焉

正義

三

未嘗無之謂體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

天所命者通極於性

性通乎氣之外

盡性則誠然後知生無所得益不加則死無所喪損不加
死猶言氣之聚散其聚其散皆氣之本體
故無所得亦無所喪惟盡性之人能知之
未嘗無即太虛是也所謂體物之形體也誠能
不全矣蓋性即體之為性人若於此而
氣中之理也故體之為性人若於此而
天所賦仁義性者通達無極盡於道故氣之昏明非
性所不足以蔽之天所命於者亦通達無極盡於性故
所遇之吉凶非天不足以戕害之孟子言命也有性
其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無
不命兼行乎氣之內而行是氣也無物不有無時不
在以為在內無內外之分性不可假物有形以寓而
則不可探故無內外見氣則成形假物有形以寓而

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言爾而一待於性故思知人道之不可不知天理盡其
性則性命之道益通然後能至於命無可昏可而
知我性知天命則陰陽鬼神雖曰天地之性氣功用
天皆吾分內爾是皆吾分內事也豈外物哉
天性本寓於天之氣主氣以成在人天之氣者寓於
正猶水之性本在於之而在冰則水之性在凝釋雖
異為物一也是則氣之運於天與聚而成人其聚受
光如星日有小大昏明之分而其照見納而影隨物付形
是月大昏不二猶性也○問水之說何謂近釋氏
明其光之不二猶性也○問水之說何謂近釋氏
成箇末有甚造化及其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
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

正蒙

卷

性其總合兩也

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

否曰是除了器日光... 天性在人良能本吾良能... 上達反天理... 性其總合兩也... 性有則也... 已者謂命之情不能無所感所以為有則之理者謂

有相之道存乎我

湛一氣之本

性推其然則吉凶禍福有所不雖然若聖人則不謂... 性者正有相之道... 湛而不一雜者氣之本... 欲也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 也故知德者屬也厭也而已不以嗜欲未累失其此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

心之本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朱子曰湛一是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我體物未嘗遺稟
遺也
物體我知其不

至於人物之命是造其極也人之化物之成若莫不性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槩言也至於人物命者亦能使至於命然後能之以貫成已而成物而盡不失其道體我亦知其不遺也此性命之理故我能盡其性

性於人無不善

以生氣為性性也是指既不通乎晝夜之道晝夜即氣也晝夜之道理也若以生為性則且人與物皆有是氣而也矣與晝夜之道既已不合且人與物皆等而無辨何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道也性於人無不善本然之繫其善反也復不善反而已質之性存乎其間學過天地之化天地之化即性也過之功反不反也遠失其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得與不順不當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正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昏明所以有善惡之善反之則天地之性然太極本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太極本然之性則太極本然之

之志之理也

若全盡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

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

也

其他舜若禹焉者哉然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

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

云者餘非乘理勢而則求焉得者也

只是說性與氣

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

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

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

可變者惟死生脩天而已蓋死生脩天富貴貧賤這

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

於氣是性命於德是性命由德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

能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由德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

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由德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

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

盛得少淨潔梳盛得

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

清汗漫梳盛得

利者不可測而行妙為神滯者礙滯而生固為物是故

風雷雖輕清有象則猶不免為物不能速於心之瞬

間無所不心猶不失為禦於見聞則亦有所礙而不

至也然弘於性之大而無不包也蓋性兼健順

容不能弘於性之大而無不包也蓋性兼健順

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相遠耳此所謂性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雖無相近之

而氣質之性則自有清濁美惡之不同故有相近之

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

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

云性命皆由於氣由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

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

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

盛得少淨潔梳盛得

利者不可測而行妙為神滯者礙滯而生固為物是故

利者不可測而行妙為神滯者礙滯而生固為物是故

間無所不心猶不失為禦於見聞則亦有所礙而不

至也然弘於性之大而無不包也蓋性兼健順

容不能弘於性之大而無不包也蓋性兼健順

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相遠耳此所謂性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雖無相近之

而氣質之性則自有清濁美惡之不同故有相近之

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

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

云性命皆由於氣由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

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

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

盛得少淨潔梳盛得

利者不可測而行妙為神滯者礙滯而生固為物是故

利者不可測而行妙為神滯者礙滯而生固為物是故

間無所不心猶不失為禦於見聞則亦有所礙而不

至也然弘於性之大而無不包也蓋性兼健順

容不能弘於性之大而無不包也蓋性兼健順

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相遠耳此所謂性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雖無相近之

而氣質之性則自有清濁美惡之不同故有相近之

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

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

云性命皆由於氣由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

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

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

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

盛得少淨潔梳盛得

利者不可測而行妙為神滯者礙滯而生固為物是故

利者不可測而行妙為神滯者礙滯而生固為物是故

間無所不心猶不失為禦於見聞則亦有所礙而不

至也然弘於性之大而無不包也蓋性兼健順

容不能弘於性之大而無不包也蓋性兼健順

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相遠耳此所謂性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雖無相近之

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而異行

天理者時義而已

說
 織惡而必除則無善斯成然其本性矣察惡而未能盡
 去雖已善然未至於全必粗矣欲也惡私
 不識不知作聰明惟不順循帝天之則以行有思慮知
 識則自喪其天矣蓋君子所性與天地之道同流而異
 行而已焉賦形而無聲無息行其自然而無所妄隨物
 因物成就而有形此其所以異行也然能順
 帝之則則亦天乎釋詩大雅皇矣篇之意
 在帝左右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
 一在察察天理與之而相左右也天理者時中而義
 也言天理無古今離之而相左右也天理者時中而義
 而已人之素古者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

和樂道之端
 和則可久
 樂則可久
 天地之性久大
 而已矣
 陽明勝則德性
 用

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於人祇此一理動靜由
 和則樂其行安道之端乎和則不為詭異之行可大
 樂則物欲不行德可久而不天地之性即道也非指
 天地久大而已矣故和樂為道之端
 言也久大而已矣故和樂為道之端
 莫非天也於天地但陰暗而陽明陽明勝者明而不
 暗則德性用陰濁勝稟陰之多者則物欲行若領惡
 而全好者出禮記領猶理治也領物欲之惡其必由
 於學乎○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
 濁所以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
 勝也
 不誠於心不莊於貌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

未嘗偽誠不且慢莊不故知人之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之德而也誠也

勉而後誠莊則其偽慢之非性之自也惟不待勉強

而自誠莊此則能所謂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莊者

與君子其可以能勉為足而不求至安哉○天則

生直理順而人事順理則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

生者非僥幸福於回邪則免難於苟且也

屈伸陰陽屈而又伸伸而相感而利生則人物由此

成畧無虛假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而誠之感

亦無止息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而誠之感

偽之感而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

生直順理

屈伸相感而利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

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至逆

性命理則凶為自取吉則其險幸而非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者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

吉凶有滅絕理窮極欲不正而致人為之招也非命

○釋孟子樂記之意

大心篇第七此篇論心體虛靈

大其心無一毫有則能體天下之物為吾分內

未體則心便為有外而不能體之世人心止於聞

見之狹則心便為有外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繫其

心智之盡也心者所以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體之

德性所知不萌
於見聞

而為我分內之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則知性
事仁之至也即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未
之盡知至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未
則仁之至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未
以為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未足以合天心未
仁也盡性所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未足以合天心未
其性德性所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未足以合天心未
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未始有不通無有不到苟一物
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
意問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私
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
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聞見其理如格物致
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聞見其理如格物致
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
理若到貫通便都是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
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
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
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
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

由象識心

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
是不足遺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
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不相相似○橫渠
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此
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都
由物象可以識心而其用未嘗外乎象若狗物象之
則心為所喪心之理知象當理之者心而已矣必虛
溺反以所喪心之理知象當理之者心而已矣必虛
不累然後能為萬存一象之心則心為亦象而已失
象之主若心中存一象之心則心為亦象而已失
猶謂之心可乎故曰狗
人謂已有知自有人之天性本由耳目有所受而也非謂
受於外人之有受由內心與耳目物之本合也故必
而後有天之知德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處
性自發知性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處

王蒙

三

過人遠矣蓋天性真知即一以貫之是也○受知耳目之外者聖功之極二者不可偏廢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者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言無盡莫大於太虛理之故吾心之知恢廓推之亦莫能究其極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本於天而生天之太虛無所不包心之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以與天不相似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理之所從來而後能夜幽可以通書鬼神天下萬萬之物盡包乎此理太虛之中孰能勝其大哉○此與上章皆言心大於耳目之義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

耳目狗於聞見而雖時或有為性累然非耳不聞非目而開其知識由合內外之德之端苟無所見知其為乎天理則為識此聖門之貴於多見多聞而因以擇之啟之之要也此聖門之貴於多見多聞而因以擇之成吾身者天之神也○此章又言聞見之不可偏廢下之事知明處當而吾身成不知以復性成其身而矣是成吾身者天之神也自謂因其身見之耳目發其智人之能有知者以吾性所感以發是乃天之功也不自致是為貪天之功為己力矣其功而以為己力所自致則為貪天之功為己力矣必不能盡吾不知其知也此而民究何所知哉物之同異相形萬變之相感耳目內外之合遂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是必出於見聞之私意物欲相參安得謂之智乎○此明人性本善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
道能物身故大

體物為物體身上天之神即道之本也身而能體其
道則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視身故大不能物身

不以道而累於身則不相屬藐乎其卑小矣○朱子
視身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
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
如顏子非禮勿視便知有禮不知有已耳只是有
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
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之理無所不包則必知明能體物也
不必疑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忘釋私意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神而化之無成心矣有則凡成心者私意未之謂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與茲於小也時中而已矣
無成心者無莫時中而已矣
心存細心無有盡性之理故公其心全其性以聖不

以道體物我則君子之大也於道

以我視物則我而私我大而作狂矣以道體物我則亦
物也聽命于道大故君子之為大人也惟以其人
於道而已若夫不能大於我者則驕奢容不免為狂
人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

燭天理則心中如向離明萬象皆能無所隱蔽窮極
人欲則私如專顧影間區區泥拘於一物之中爾豈能大其

王蒙

聖

心與道哉釋氏不知天命即所謂而反以心法空者所謂起滅天地

之道夫釋氏之心法小也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

末也天地之道大也本也所謂夏蟲之凝冰者與

能窮道而遂以謂之幻妄真所謂不識之疑冰者與

釋氏妄意虛空天性而不知範圍天道用反以六根

色聲香之微人見因緣天地之道明之不能盡則誣

天地日月為幻妄厭此身蔽其用於一身之小而推

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於虛空之大能反此所以語大語小

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則塵芥六合如視六合

其蔽於小也則夢幻人世以人世謂之能窮理可乎

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其塵

芥六合謂虛空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其明蔽於

不能究其所從來也此篇論人當植立

中正篇第八此篇論人當植立

中無過正不倚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

居正也禮大居正蓋得其正理則得所止道得所止則

可以弘而見光輝外至於大地樂正子顏淵皆知欲

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止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

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守與知之具體聖人

可謂獨未至聖人之而安止之爾爾

大矣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

得正則得所止

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

弘而致於大

學者中道而立

學者中道而立

中道至善之道則止而有位推以弘

之無中道而弘則所謂弘者荒唐窮大而失其居矣

失其居則無實地可以崇其德與卑陋自小之私欲不

及者同矣此顏子所以克己去私必研幾察理必

欲精一用求其中道極也未至於聖地而不已故仲

尼賢其進未得之聖道中而不能居則猶勉也故惜夫

未見其止也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行猶勉也故惜夫

大中至正之極爾所立卓文必能致其極用約禮必能

為其極之體天下之理感其通未至於此大中至

視聖人之道恍恍惚惚忽在前在後不可為像此顏子之

大中至正之極

中庸至正之極

正蒙

卷

下卷

歎而未得聖人之止乎

可欲之謂善者志仁則無惡也誠此善於心之謂信

充滿此內著形於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間之謂大苟

大矣則能成其性之本之謂聖苟聖矣天地同其流而

無間隔陰陽不可測度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仰之博厚不可極鑽之則瞻之在前中

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以外成身無所壞內以成性能復其初而無

與其為一以為功聖至於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

之地爾

成身成性以為功

大能成性之謂聖

正蒙

卷

大而未化則是行未熟未能保有其大充實光輝化而後

化而後能有其大

能有其大至極可謂知至矣必擇乎中庸而固

知德以大中為極

知德以大中為極至極可謂知至矣必擇乎中庸而固

執之斯乃至之漸也然惟知學為極然後能勉

而擇以能勉然後可日進誠至不息中可期矣

固執聖人本體自則不待矯強問學和順積而弘乃

體正然得中而正則必因其性矯之矯而得中即正

符也若體未於正則必之偏而矯之矯而得中即正

然後可弘大也故致曲於誠者必矯變之而後能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

極其大如博文約禮之功而後至中之道如可求止於其時

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中之道則大而後大可有此又大與

夫而道無亦為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不足

者猶未忘於勉而止大爾若聖入則即性與天道自

然而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

焉者也此清和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即上章不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言因而不致廣大

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

之宜矣

○不存心則不能致知此重本之論也

絕四之外聖人豈遂無心可作所當存處蓋必有事於

功德之焉而在聖人則不可測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則有

而雖善皆私意也但正已而物自正此大人之德盛

也正已而欲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則

而有利之也假之誠而非也無意為善則公而性之也

不待由之也是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尚不况有意於

未善耶仲尼設絕我意必個四端自始學以至於成德

其所以克治融釋竭兩端之教也○張子解絕無皆者不外乎此所謂

此為聖人設教之道

不得已當為而後為至於命不得為即而止斯智

明矣夫

意萌心有思也必期望有待也固滯於不化也我成

已有方定局也四者有一焉則私欲擾與天地為不相

似無私者也

天理一貫則私欲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四者

一物存焉而則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而

貫之以矣

妄去然後得所則誠矣然後可蓄得所止易序卦傳云有無妄

天理一貫

止妄去然後得所

正蒙

卷中

王蒙

卷中

得所養而進於

大得所止畜然後得所養

易云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

不可動故受而進於大矣人之無所感而私念起此妄

心也感而遂通於此發誠也億計揣度而知者昏而也

不特思而得者誠素定也因於心之定也

事凡民之豫則不立故欲其必有教以先之欲盡其

教人之善非知則也必先教精義以研之精其義至

入神則知之必至然後盡善無不立斯立動斯和矣

謂其可以不精義也哉志於道則進據於者盛而不止矣能依於仁則雖

之小者亦可游焉從容而不失其和矣○張子以四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則知之

必不然然後可與權○論語

博文以集其義其所以求集義以正其經

于禮者所以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謂其必約之

將欲窮理而行所不肯順理將欲精義而行所不肯徙義

知而不可行也尚欲其資之深且習而察焉吾不知其

何以智也而窮理精義又為資深習察之本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也初之有差異及所以知

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德成於天而以生知以安

行此五道者明也知者以學知而進以利行此五道

貫天下之道

正蒙

卷

者明而勇者勇往以困而知以勉而行此五達者此
謂本之有差也直前也○釋中庸

中心安仁者無所欲而好仁無所畏而惡不仁天下

一人而已蓋無欲無惡君子惟知責已一身之當然爾

○此上四句引表記孔子之言下一句是張子解詞

行之篤者豈暫敦篤云乎哉必如天道不已而然則

夫嚴密無篤之至也少間斷為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達即共也言善無物我之

私也循理善而者人共悅之不循理善而不者人共改之

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務使人改之而後已是以不善

達之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天下

使之益勸於為善是以善達之天下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

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力於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

名之必可言也如是名以善人止言其志於仁而無惡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善其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

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故有不善未嘗不知苟徒知好仁而

不惡不仁則所習者不之察所行者不之著雖有好

三

見

而卒陷於不是故徒好仁而不惡善之意而無未必
 仁而莫之覺不仁雖有向善斷制之明未必
 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是樂善之誠未必盡仁惟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能盡仁義之道仁義也孔子語不
 及義張子推言之爾
 篤信好學始也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
 己必好德如好色斯好仁為甚而成德矣見過而內自
 訟惡不仁之必始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斯惡不仁為
 甚而無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
 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其實難也
 遜其志於仁則得仁遜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進而不

遜其志於仁則得仁

敏而已○書說命曰惟
 博文約禮由之至著入之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
 張子之意以為博而不約則叛去於禮約而不博則叛去於文
 博則叛去於文博以約則可不背於道小異
 知新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思舊業而知其
 新蓋思昔所未至而今至者緣舊所見聞而以溫之察
 其來方能知皆其溫故知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大國家廣無人皆非在我之理故
 為學至於但務不尤人此學問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但聞所傳言之不闕其所見而不殆則
 為而學行之未安也中人之德也若聞斯行之好

學之徒也多至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雖有篤學緩
 愈於不知者爾亦勝於世有不知理而妄作者蓋出
 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此亦雜
 意○此亦雜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名雖曰問彼然實我及私淑艾
 以教人之雖非親受業然實我及私淑艾
 也之恩澤所及故皆為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以其為山未成
 也蓋與互鄉童子之進覆以其平地方也
 學者有四失為人喪則失於慕多好高實則失於得

寡不察事則忽易苦難問則自失於止
 為已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切磋以
 求其密仰高鑽堅以求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卑陋與下民一
 致其所事者不踰衣食之間及燕游之樂爾○學者
 以禮義為事則日就規矩然後可以入道○冠義曰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曰
 順辭令○冠義曰
 以心求道而窮理不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
 窮為不思而得明知之也
 考求形迹相合而人狗私挾勢考求形迹相合
 免罪戾者是畏罪之人也
 道乎故記曰稽考之道而

臣蒙

臣蒙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

不輕舉以為無失而已○釋表記之意記曰道有至
道以爲無失○至道以王仁者安仁之事義道以霸
知者利仁之事考道以爲無失畏罪者強仁之事也
儒者窮其性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
故不知君臣而妄意虛自謂之性豈知性即君臣故
父子之道而空寂滅自謂之性父子之實理哉故
其一偏說不可推而行也
致曲而不貳則德成各所有定體謂如夷清惠和所體象
二字是連誠而定則文節自著見形則所謂一曲能
致文雖非全體大用則餘善亦兼照則明也明能兼
照則必將知我之偏覺徙義所謂動也誠而能徙義
則德之體用自能通變所謂動也隨時通其變遷則圓
則德全備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

神無滯之所謂變則化也○此釋中庸
有不知者則盡有以知之所以感無不知者則無所
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是說聖人虛
明之體與論易無思無爲而受之命乃如響之應聖
語意不同如無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
人不知所以無此皆聖人感通之妙而本之以然在問
兩端而告之靜無索隱行怪務高難行也○此釋論
者能隨才分以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此釋論
教人者必知至於學鈍之難敏者易知人質之美者
道惡者叛道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
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若長大後教之人必倦而弊

正義

卷

急極天下大小之理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聖人妄以大

道教之是誣也○此引學記以釋論語之意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之淺深也知其美惡知人之材也

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施教因人而使之入德如仲尼

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於子路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此又釋學記之意

蒙以養正易蒙卦辭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不能

失其赤子盡其道其惟聖人乎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鐘扣之以善待問者如撞之心而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扣之以大鳴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

聖人未嘗有知

者則大鳴

化者當其可以乘其幾之間而施之如孔子於宰我

齊宣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齊宣之問孟子於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

志教者之常繼之則不待多罕譬而自喻矣教言簡

意明易以入則不必顯大微而臧矣臧善也言善自

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學記云善

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學記云善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出學記謂有官者先教之以事

急未官者未得見使先正其志尚所焉志者事以

教之大倫猶大而言也○此亦訓

道之以德者不尚政刑躬行運於物外使人自化也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急未官者未得見使先正其志尚所焉志者事以

道之以德者不尚政刑躬行運於物外使人自化也

故論人者當先其意而躬行以遜其志于聖可也蓋

志與意分兩言之則志未遇於公而意則已遇私爾

此意私已之意非私欲也○此以論語道之以德釋祭義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之意○朱子曰志者心

之所之是一直去的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

直錯諸狂率士志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

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

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當作愛

人之三術也乘其情知間而施之

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釋有為道既異雖黨類

難相為謀○釋道不同不相為謀

大人所存之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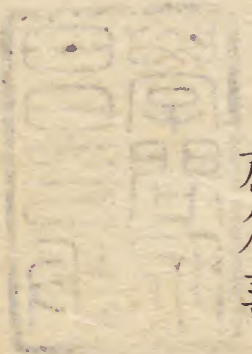
貨色之欲孩提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無物我之私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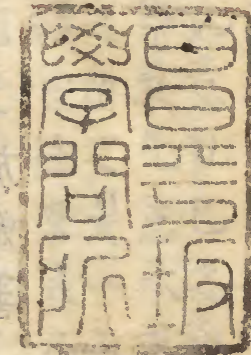
與前達善達不善章意同

子民物皆而信以誠孚化之衆之化於善而好者相翼飛而

之則民必勸吾儒之道行矣於為善教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





夫問所以為問者其意必欲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問者學之先也

不問則學無由入矣故曰學而不問則心昏而目眩矣

夫問之於學猶如鑿井之於水也夫井之於水猶如問之於學也

夫問之於學猶如鑿井之於水也夫井之於水猶如問之於學也

夫問之於學猶如鑿井之於水也夫井之於水猶如問之於學也

御謨

鈴木洋

福知劑

左野煥

全校

吉田義

以天下為歸

大人之學也

大人之學也

